

九十老妈争取“话语权”

恋爱专家

◎杨汉祥

在我家乡通东一带农村，人们所说的“恋爱专家”是一种贬称，实际上是对那些在恋爱上朝秦暮楚，甚至玩弄异性、骗取爱情之类人的一种批评与指责，而我年轻时也曾不幸被贬为“恋爱专家”。

那是我当兵第三年，亲友们见我年过二十，便热心地替我介绍对象，我父母为这件事也忙乎了起来。部队领导听说家中要我回家相亲，就给我批了十天假期。其实扣除来回路上的时间，我真正在家的时间不足一个星期。到家第二天，我与女方见了面，也许是我身穿军装的缘故，女方的父母对我高看一眼，当天就留我在他们家吃了中饭。我父母对此过意不去，第二天也回请了女方的一家。这本来算不了什么，但按当时我老家的风俗，这样一来这门亲事算是定了。我对此却不以为意，觉得这只能是认识，应该等通信、多作了解后再作决定。后来几封信一通，对她有了一些了解，我才意识到这个姑娘虽然不错，但她有很多地方不适合我，于是，我连忙写信回绝了这门亲事。

后来的一次探亲期间，又有人替我介绍了一个对象。俩人见面也谈得很好，可是回部队后与她通了几封信才知道，她文化程度低，与我的择偶标准相差甚远，于是又没成功。

不久，有个老同学替我介绍了一个在家乡医院当护士的姑娘，这回我再也不敢马虎了，经过再三了解，觉得这个姑娘不错，于是便大胆接触，通了半年多信后，准备与她正式确定恋爱关系。不料就在这时，姑娘突然提出了一个条件，说她从来就不喜欢穿军装的，我得马上复员回乡，否则就免谈。不爱军人的姑娘肯定不值得我去爱，就这样，这门亲事又一次告吹了。

之后还有几次不成功的相亲，老家有不少人开始不能理解了，对我的议论与指责也多了起来，什么“现代陈世美”“生活作风不正派”“感情骗子”等大帽子接二连三地扣过来，最后给我定了一个“恋爱专家”的坏名。一时间，我在家乡声名狼藉，连我的父母也认为我在谈恋爱上做错了什么，害得他们在乡邻们面前抬不起头。我因为不在老家，没有直接压力，仔细思考下来，自己平时很少回老家，要在家乡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对象不可能很顺利，所以我再也不轻易在家乡相亲了。后来，我在替战友代写家信的过程中，歪打正着地与外地一个当小学教师的姑娘结为笔友，接着，在长时间的通信中逐渐加深了了解、增进了感情，最终正式确定了关系，走进了婚姻殿堂。

仔细想想，恋爱结婚毕竟是终身大事，来不得半点马虎与随意。要是当初因为被误解就沉不住气草草结婚，最终尝苦果的还是自己。

本版投稿邮箱：
2457901059@qq.com

老妈半躺半坐在床上大半夜，我发现她真的生了气：反了，我现在一句话都不能说了？

惹她生气的，是我姐姐。姐姐的气更大，她是应我的请求，放弃外面打工的岗位，回来照顾母亲。哪知好话没落到一句，回家一年间，已与母亲“斗争”（主要是斗嘴）数个回合。姐姐一肚子委屈：年纪那么大，不要她操心烦神，不是求之不得的好事？她偏不，什么事都要问。

最近，一个亲戚可能要到乡下做客，妈妈赶紧和正忙着加工外贸衣服的姐姐商量：要上街买点菜，忙顿像样的饭啊。姐姐已经忍受太久老妈事无巨细、事事关心的唠叨做派，没好气地回一句：“我在家里，这事不要你问啊！”

老妈可能也忍受太久女儿事事不给问的霸道作风，放大声音怼她：“这句话哪儿错了？我就不能说说话？犯的什么法？”

妈妈命令姐姐将电话拨给我，让我在电话里给她们评理：“你叫她回来陪我，我现在是不是一句话都不能说？我是哑巴？让她回来就是谈谈家常的。她天天忙着做她的活计，到吃饭时才喊我一声。平常问到她什么，都叫我别问。她在手机里，跟别人有说有笑的。每天跟孙女通电话，笑得多开心。哎，跟我一句话没有，我要她回来干什么？找气？”

上一次远程电话评理，是因为妹妹生病住院，她们不想让老

母亲担心，一直瞒着。母亲几次问起，都被姐姐堵住话头。妈妈气极了，当场倒地“示威”，吓得姐姐赶紧求饶让步。

再上一次妈妈与姐姐置气，是因为她不断催问田里的稻子何时收割、豆子何时下种，姐姐被问得烦了：“你多大岁数了？你只顾吃了玩、玩了吃就行了，其他事统统不要烦！”妈妈被她劝得急了：“我不是个人啊？看在眼里，心里能不急？我说句话，你们就嫌烦！”

姐妹们不理解母亲的瞎操心，老母亲反感她们不告诉她事情、不让她说话。有一个特定的背景是，老母亲这几年听力衰减，需要人凑到耳朵边上，放大声音喊，她才能听明白大概意思，常常还会听错听岔，免不了生出闲气。忙于生计、家务的姐姐、妹妹，不可能什么事都及时领会到位，不大可能什么事都考虑老母亲的感受。代际矛盾，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。

妹妹没有多少文化，但是她也懂得由此及彼、由人及己，而且颇有心得体会：我们老了估计也像妈妈一样，不该问的事都要问，儿孙肯定觉得烦，将来肯定有气受……最好不生活在一起。

在妈妈与姐妹们的连续碰撞中，我倒是有一个新的发现。照理说，吃的喝的穿的住的用的一样不要愁，妈妈应该心满意足、高枕无忧了。可是，她开始闲得慌，身边没个随时陪她说说话的，觉得自己傻子似的，无聊。一方面，她想当听众，

了解家内家外发生的大事小情；一方面，她又需要听众，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，其实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，说过一遍又一遍的老话。长寿的人，也难免有缺憾，妈妈就缺忠实听众。家族以及村里和她差不多大年龄的，大多数已撒手归西；还在的也深居简出，有的常年卧床。年轻的说话，她听不到，也听不懂。她说的那些呢，年轻人又不爱听……耳朵聋了，嘴再闷着，能不着急上火嘛。

在文化人的认知里：少言，是一种能力；不说，是一种智慧。有人夸张地总结说：“三年学说话，一生学闭嘴。”可是，我的文盲老妈，九十出头了，竟然三番五次为争取她的说话自由而与子女们展开较量，甚至大动肝火。印象中，妈妈从未有过如此的激动。是因为文化的缺乏、年龄的老化，还是作为高等动物的人开口说话不过是基本的、永恒的诉求？

转念想想，文化人真的“闭嘴”了吗？在亲人、好友面前都“闭嘴”了吗？那些关闭、停更朋友圈的朋友，其实有着更多线下交流的机会和人群，只是不在公开显示的圈群里说话罢了。当然，文化人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，他们更容易与自己对话、与自己和解。

不过，我还是更加敬佩我的老妈，耄耋之年依然思维清晰、逻辑性强，并且执着地“在沉默中爆发”。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向来是人类的追求，事实上，大字不识的文盲母亲，不知老态龙钟，也在身体力行、孜孜以求啊。



永不贬值

◎马俊

在网上看到一个短视频：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太太给晚辈钱，只见她一层层打开自己的布包，抖抖地掏出一块钱，交给晚辈。老人的记忆应该还停留在她自己当家的那个时代，不知道如今的一块钱跟以前的一块钱没法比。看着老人的样子，我的鼻子酸酸的，一下子想到了我的祖母。

我小时候，最受祖母宠爱，她把好吃的东西都留给我。我现在依旧记得她踮起脚在柜子里面摸来摸去的样子，仿佛变魔术一样，总能变出糖果或者糕点之类的。如今，我看那种老式的木柜子，总会条件反射似的流口水，仿佛里面都藏着好吃的。

祖母习惯了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，我结婚的时候，她把自己唯一的“藏品”送给了我——一条金项链。我梳洗打扮完毕之后，祖母亲手把我戴上，然后端详着我说：“真好看！”

我们当地的结婚习俗是，新娘头天晚上准备完毕，第二天早上等新郎来接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的同学们来了，一个女同学看到我的装扮后，悄悄对我说：“金项链俗气，现在流行戴铂金项链。你把这条项链换了，这身行头立马就能上一个档次！”我听了她的话，有些生气，时间又紧，就没理她。事后我才跟她解释，她马上理解了。

我结婚以后，有了孩子，可祖母依旧把我当孩子。每次回娘家去看望她，她依旧赶忙到柜子里摸来摸去，摸出几块糖果或者糕点，给我吃、给我的孩子吃。生活条件好了之后，她还会摸出钱来给我，十块二十块的，我不收她会生气。我只好乖乖收下她的钱，临走的时候再往她的床下塞上几百块钱。

祖母去世了，金项链我一直珍藏着。黄金可能贬值，但爱永不贬值，生生世世。